

朱齊初字集

下



〔清〕錢謙益 著

〔清〕錢曾 箋注

錢仲聯 標校

牧齋初學集

王遜常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初學集卷六十五

神道碑銘四

資政大夫兵部尙書贈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銘

國家休明昌大之運，自世廟以迄神廟，比及百年，可謂極盛矣。公卿大夫際昇平而樹鴻駿者，不可勝數。其在我吳，則申文定公父子爲最著。登於世廟之朝，迨神廟而大拜者，文定公也。仕於神廟之朝，迨今上而大用者，司馬公也。先後六朝，父子一德。譬之作室，暨茨資於後昆；譬之種樹，梓漆食於易世。祖宗養士之效，豈不大哉！司馬之歿也，其子騰芳、濟芳請於朝，詔贈太子少保，給祭葬，錄一子入冑監。崇禎十三年十月，大葬於靈巖鄉之新阡，俾謙益書其隧道之碑。謹按：故資政大夫兵部尙書申公，諱用懋，字敬中，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中極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 申公第二子也。母封一品夫人吳氏。公爲諸生，文定在館閣，折節讀書，如後門寒素，文定賢而愛之。間嘗蒐討掌故，講求邊務，以佐文定於政地，不獨囊篋細碎，有助於晨昏也。萬曆癸未舉進士，除刑

部主事，明習法比，吏無以欺。改兵部車駕司主事，陞武庫司員外。逾年，移疾請告。文定公亦致政歸里。補職方司員外，陞武選司郎中。公在車駕，覈馬政，清郵符，提約明故，具有條理。在武庫，關給布花，尅期省牒，內庫不稽，營軍叫譟。在武選，勾稽襲替，搜考冒濫，部居課第，咸著牘聿。潔廉以奉公，勤敏以成務，諳練部故，曉暢物情。大司馬有所舉厝，必問申郎中云何，嚴重於諸曹矣。神廟留心疆事，遼東總兵久缺奪，職方郎中以下官，咸謂非公不能副上指，遂以武選調職方司郎中。公謂遼左惟李氏世將，知虜虛實，所畜夷、漢丁，能捍虜死戰。李氏守遼，實自守其家，以李氏委遼，以遼委李氏，而後遼可保也。卽家起故寧遠伯成梁及其子如松。上大喜，乃釋然無東顧憂。武弁陞除，壹以督撫薦剡爲準。薦不及格者不輕用，用必人與地相宜。于是名將杜松、董一元兄弟、麻貴、麻承恩、張承胤並建旗鼓，邊徼改觀。屬國之役，兵久戍不解。公謂鮮人仰兵食於我，而我遙給鮮人以自困，非策也。請勅督撫，酌議進止。諭鮮人不得專倚中國，坐觀成敗。公題覆東征事宜多矣，其老成持重，動中肯綮，皆此類也。久之告歸，侍文定於里門。三年始赴闕，一時謂職方卒無以逾公。邊鎮奏捷，屢荷敘賚。壬寅，以寧夏捷功，加五品京堂銜管事。神廟召至隆宗門，問襖兒都司、奴兒干都司、扯力艮部落三事，公條對精詳，若出笏記，神廟傳旨歎嘉。郎中九年考滿，疏上不下。癸卯，上手詔陞太僕寺少卿，仍管職方事。明年冬，始奉旨

回寺。先後歷兵部諸曹十九年，守職方八年餘，荷上知遇，益侃侃自發舒。稅監楊榮通阿瓦緬夷，開道蠻莫，遼監高淮私置兵都城外，請復鎮守，皆抗疏糾劾。兵部敘安南繼襲功，請支閩寺馬價，公謂夷方繼襲，本非血戰軍功，欽州內訌，即是交南流賊，渠魁未獲，醲賞謂何？疏罷其賞，舉朝以爲知體。念文定老，疏請侍養家居。六年，奉文定諱。又八年，熹廟御極，以原官起用。三年，陞南京太常寺卿。是時遼左淪喪，畿輔震驚。公上言建四輔以鞏神京；京東南建城於通州、高米店之間，爲左輔；西南建城於良鄉、蘆溝橋之間，爲右輔；西北建城於鞏華城、功德寺之間，爲右輔；東北建城於密雲、順義之間，爲左輔。各宿重兵，統以元戎，監以知兵使者。虜繇東北入，左輔出兵以扼其衝，而右輔從左，左輔從右，各分兵夾擊。如假道三衛，右輔出兵以扼其後，而左輔從左，右輔從右，各分兵追襲，如直薄都城下，則京營堅壁合守，無輕出擊。四輔各設長圍以坐困之。又補三面外羅城，設民堡，練鄉兵，令郡邑正官，參預武備。疏上，不報。南太常入賀，上恢復遼疆疏，主高陽樞輔三方聯絡之策，而以奇正因敵，漸規進取。亦下部議覆。乙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公至鎮，訪問故戚大將軍繼光建置遺跡，單車東巡，周行三千餘里。亭障幾何，墩軍幾何，蘆石渠答幾何，口疏手指，歷歷如甲乙。險要阨塞，窮歷老將退卒所不至者。方病足，不良於行，兩健兒掖而登，沙石盤牙，衣履鈎裂，喘息支綴，不但已也。事竣，上東巡八事，

上優詔寵答焉。鎮軍十六萬，闕餉至八十餘萬，拊循慰諭，宣布恩德，迄公任，無敢譁者。今上初，起兵部左侍郎，三品考滿，加右都御史。新城王公總督宣大，請款插以制奴，公力主其議。王公病免，三十六家東不的未受款。王公薦公自代，不果。公歎曰：「禍未艾也。」上薊、昌修攘大計疏，釐爲八事。進九邊圖說以續許襄毅之後。蒿目邊事，如不終日。己巳六月，束會果以議婚爲名，導奴大入。十一月，奴犯薊東。上震怒，下本兵於獄，命公署部事。越四日，詔公爲兵部尙書，卽日抵任。而奴已薄城下，九門晝閉，人情洶懼，執政莫敢言。公從容爲上言請弛一日禁，以通煤米，中外始安。督師之繫也，部帥祖大壽鸕恐颺去，上手詔樞輔追止之。公據案草檄，大壽感泣旋師。越數日，援兵大集。公分撥信地，隸各大帥，分兵爲六營：以南面外羅城永安、左安、右安三門爲中營，滿桂主之；隸以宣、大兵萬餘；廣寧、東便兩門爲左翼，祖大壽主之，隸以遼兵九千；廣渠、西便兩門爲右翼，馬世龍主之，隸以京營兵八千；東則朝陽、東直兩門爲東營，黑雲龍主之，隸以關、寧兵二千；西則阜城、西直兩門爲西營，孫祖壽主之，隸以密雲兵三千。聯絡布置，壁壘一心，自是京師可固守矣。滿桂者，嘯咭宿將，受命總理，急欲一創奴，不奉師期，與奴戰敗沒。公引罪自劾，上溫旨慰留。奴自是遂拔營去。明年正月，奉旨解任。奴在城下五十餘日，上數御便殿賜茶菓，召問退虜方略。辨色而入，乙夜而出，傳宣接道，軍書刺閨，覆奏批答，取辦漏

刻，裳衣枕藉，食飲錯互。稍間則周行城陴，俯察營壘，履聲犖犖然，與僵徒瘞卒，更相蹢躅。解嚴浹月，始還邸舍。上知其忠而閔其勞，公雖去，每敍賚，未嘗不及公。公忠勤謀國，未嘗詭詞激諫，如良醫之診治，鑿鑿皆有左證。天啓初，建四輔之議，人以爲迂。已而奴披薊北，輜畿南，狼突豕竄，無一尉一堠，能少寔其角距者。此公之言驗於事後者也。高文襄在隆慶中有請儲邊才之議，公援以入告，留中四年矣。上取文襄原疏進覽，立見施行。此公之言行於去後者也。公嘗憂漕運梗咽，撫探丘文莊衍義及元人朱張故跡，議復海運，聞者噤莫敢應。今歲，上遂採吳人議舉行。此公之言行於身後者也。公爲人易直溫厚，周詳曲密，言笑煦煦然。憂主辱，念國懷，攢眉折肱，如恐不及。病且革，嚔呻歎噫，以奴寇未滅爲慮，語不及私。神廟時，儲位未安，文定從容調護，諠不得如疎賤小臣，囂呼歎鳴，激聒上怒。言者不察，譌爲將順。流傳膏飾，久而滋甚。公先後拜疏，伸雪瀝血，臂剖腎腑，四易世而始白。昔人有言，此陛下家事。東朝之事，神廟與今上親爲證明，豈可動哉！使文定羽翼苦心，不致抑沒，而因以發皇兩朝慈孝，光於國史，其爲忠孝也大矣。家居三十年，平繇役，賑凶饑，急病讓夷，吳人倚爲司命。歲時伏臘，問遺親知故舊，雖惇嫠老孤，馬醫洗削，無不逮及。歿之日，質劑書契，填塞篋衍，行道皆爲歎泣。公之存也，人知其好施，不知其貧。其歿也，人知其貧，不知其好施而貧也。此於公爲細事，亦可以觀公矣。公蘇州吳

縣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皆以文定公貴，贈如其官。配贈淑人欽氏，繼室封安人楊氏，封淑人顧氏。子男六人：承芳授試中書舍人，聯璧庠生，皆早卒；傳芳蔭尙寶丞，以哭公卒；騰芳授中書舍人，薦芳、濟芳皆蔭國子生。崇禎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卒於里第，享年七十九。謙益件右公行事，喟然歎曰：「人言古今人不相及，殆古今不相及耳，天下士何可盡誣也？」本朝稱名本兵者，遠則劉忠宣，近則王襄毅。忠宣起孤生，受孝廟特達之知，獨力行一意，無所間染。公以貴游子弟，困黨論之謠詆，晚陶交集，顧視滋多，視忠宣難也。襄毅肩貢市，當新鄭專斷之日，拱手受成議，無所鯁避。公以孤危寡援，值政地之闕茸，方圓互畫，柄鑿相入，視襄毅難也。以兩己已之役，比而論之，內無團營之兵，外無亨彪之將，資捍禦於禁近，寄廟社於堵牆，使于忠肅當之，猶將斂手却步，賴主上神靈，羯奴奔迸，身名顯融，豈非尤難之難者哉！語有之，爲臣不易。繇異代視公，必有爲之累欬而太息者。系之銘曰：

文定作相，我祖惟神。惟文定有子，惟我有臣。公之知兵，厥有家譜。服官樞曹，早歲籌虜。幽薊偪處，雜種羯胡。禁門條對，聚米畫圖。帝曰汝懋，乃父是似。我其試哉，以詒孫子。蠢爾奴酋，薄我神京。突如焚如，勢如建瓴。帝庸震驚，爰命圻父。張皇六師，齊以鉞斧。分兵六營，設守八面。厲兵秣馬，戒以不戰。奴知有備，潛師夜逃。帝曰念哉，惟

汝之勞。公拜稽首，天子萬年。角巾東還，白首歸全。議卹祠官，議謚太常。復土之祭，天語煌煌。高墳石闕，邦人拜之。惟忠惟孝，神祖是思。生榮死哀，是父是子。刻詩墓門，以詔無止。

南京刑部尙書沈公神道碑銘

公諱演，字叔敷，湖之歸安人也。以鄉進士諱端者爲會祖，以封南京尙寶司卿諱塾者爲祖，而工部左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謚端靖諱節甫者之子也。端靖後以其子文定公諱濯之貴，追贈三世至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公，文定之弟也，而於端靖爲叔子。與文定鄉會試皆同舉，文定選入翰苑，而公自引居留曹。其歷官也，於南歷工、兵二部，於北歷工、禮二部。以端靖家居移病，省侍十餘年。服除，出爲參議於福建、於江西，爲副使於山西。轉布政，於福建爲右，於陝西爲左。入爲順天府尹、刑部侍郎。天啓中，削籍。今上起侍郎工部，陞南京刑部尙書，予告歸。年七十三，以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卒於里第。葬於某地之某阡，天子賜祭葬如甲令，以慰寵其家。公有子樺，殤，以伯兄之次子槩爲後。於是槩之兄中丞公際，以公之胄出，位序行治，爲書請余銘其墓隧之碑。余讀而歎曰：士君子之用於斯世也，有得其位行其志而爲其所欲爲者矣，亦有得其位行其

志而不得爲其所欲爲者。國家之事任與其人不相值，而其人遂不得極其設修以赴國家之急，是可歎也。公在郎署，都水董織造以庀婚禮，主客謹繅索以御貢夷，胥事數典，知國大體。敷歷外服，兵荒旁午，催徵繹騷。江右之改折，閩之加額，秦之藩工藩祿，勾稽羨溢，檣爬伏匿，括額外銀鉅萬以抵正額，而儲備以備非常復數萬，雖有大役，不病加派。川餉初解京，後給陝，積逋四十餘萬，請仍以京運給陝，川餉給川，京邊各還其額，而川餉不得逋。其縫紉調齊，融通濟變，皆此類也。閩海市場，移於呂宋，不近北港，洋舡未泊，嚴檄巡徼，而通倭接濟者絕矣。謂許瑞善用林容，湯克寬不善用曾一本，後事之師也。收其魁桀，使勦捕自効。貪賞構怨，勢不返顧。海寇新附，閩將沈有容移登、萊，議令簡其桀黠者以北，登得其用而閩安。布政司火，煨金於煨燼，還庫金三十餘萬，而籍其羨以新堂庫。厥後殿工浩煩，敲剝日急，公請暫借閩庫三分之一以紓民困。逆奄藉口於公，盡數起解。未久，而公以忤奄去，人乃知空閩庫以進奉，非公本指也。南刑部諸曹郎濫受詞訟，符牒四出，叫囂驟突，雞狗不得寧。公受事，一切禁絕，都民炷香祝誦，歡呼更生。讀律精詳，筮仕時手自箋注。諸所平反覆案，老獄吏捧手瞪視。每有執奏，申律意，參條例，上未嘗不稱允也。公歷官四十年，諳曉典故，周知土俗，披文相質，輔術而行，所至治理，所謂得其位行其志而爲所欲爲者也。然而國家之患，莫大乎東奴西寇，而公之所深憂而熟計者，亦在於此。在客部

奴兒干部，貢夷工孛羅，怙衆騷然，公給衆賞，革三人賞以申罰，迄不敢譁。遺書執政，謂奴已并南關，當陰求其部落，合北關以翦之，毋使蔓而難圖也。越十三年而有撫順之事。遼事之殷也，公多所建置，請以遼民復遼土，以遼土贍遼民，興復屯鹽，盡天下力以強遼，即用遼以蘇天下。堅左右輔以固神京，屯臨清上下以護運。建民堡以衛近畿，通海運以佐屯牧。其後昌、灤固守，遵、永復宇，而山東以無備被蹙，公之言無一不左驗。其策流寇也，以爲不在調兵而在集民，不在窮其往而在遏其來。勦以經略，不若督撫；勦以督撫，不若郡縣；勦以郡縣，不若團結鄉鎮，人自爲守。又謂江南地勢不足制，中原扼要惟江北，孫、曹、梁、魏所爭，皆在合肥、徐、邳，宜設撫鎮，宿重兵，以閉屯護漕。倣曹操之開芍陂，孫權之立濡須塢以足餉，倣謝玄之堰呂梁，樹柵立七埭，以護運。屯田旣開，流人土著，如水得堤，其流自止。今安慶設撫，亦用公議也。公歷官錢穀刑名，拮据職守，不得東捍奴，西盪寇。奴比年長驅，寇蔓延殘破楚、豫，而公則已老矣，此所謂得其位行其志不得爲其所欲爲者耶？公里居畫江南守禦事尤詳，謂江南之守在鄉鎮不在城，在水戰不在陸戰，采石、蕪湖爲陵、京門戶，四安、東壩爲江、浙咽喉，福山爲通、泰路徑，按圖畫形，諄復告戒，汲汲乎若家戶之鍵鑰也。關館舍，庀薪水，招延四方奇士，飲飛蹶張，舞劍刺擊，風角測占，一長一技，靡不望走其門，網羅延攬，冀得一二人以效一臂於國家。見謾而不怒，數亡而不悔，窮老而不

倦，觀公之晚年，則其所欲爲而未得者，其可知也。嗚呼！士大夫當壯盛之時，策高足，騁長馭，奔赴功名之會。迨其老也，崦嵫景促，鐘漏智短，其不消縮而頽廢者亦鮮矣。若公者，何其壯也！子囊遺言城郢，宗澤長呼過河，公之憤盈竭蹶，死而後已，其用心亦何以異？然則世之公卿將相，以朝廷爲傳遽，玩日而視蔭者，獨何心歟？公謂吳中積貯，盡在城外，宜築外城以爲備，量工度址，願斥數萬金以代經始，而人莫之應也。四安之復城也，公實始事，以潰于成。皆不可以不書。銘曰：

蔚矣沈氏，再世其昌。父子兄弟，有公有卿。溫溫端靖，暨暨文定。公居其間，金舂玉應。縱橫智刃，富有腹笥。卷如囊括，出則川委。俯給軍興，仰佐縣官。均踰鉅萬，轉幹毫端。麗水舊金，陸渾新火。裨竈或信，祝融相我。旬宣滋久，乃徙京尹。鳩功方偃，邦禁克允。引年息馬，致事懸車。營此菟裘，樂彼桑榆。公曰吁哉！我心荼苦。奴寇未滅，敢恤死所？魂魄離散，憂心忡忡。歿而猶視，鬼神所恫。刻詩墓門，載以龜趾。豈曰激贊，以告臣子。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錢公神道碑銘

錢公之葬也，閣學遂安方公誌其竇，詹端曲沃李公表其墓，祭酒山陰倪公狀其行。三

公之文，銜華佩實，固已勒諸琬琰，流爲丹青矣。公之二子梅、棻相與謀曰：「隧道之碑宜有刻也，有虞山之宗老在。」跌而來請。謙益謹據三公之文，撫其族出歷官行治而序之曰：公諱士晉，字康侯，出吳越武肅王之後。元至正間，嘉興侯國馮徙家嘉善。嘉興侯後世爲汝寧府同知諱貞，貞生吾仁，吾仁生繼科，娶陸氏，生二子，長爲東閣大學士士升，次卽公也。祖考皆以公贈中大夫山東右參政，妣皆淑人。再以閣學贈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惟錢氏遠有代序，公侯復始。汝寧方州著績，譬岷山之濫觴；祖考逢掖劬躬，若昆岡之韞璧。條葉發祥，伯仲競爽。公與閣學，鼓吹文筆，則填箴叶奏；鑢礪名行，則韋絃交做。雲間蔚其聲華，沛國稱其友愛矣。萬曆癸丑舉進士，釋褐授刑部主事。儲宮以挺擊震驚，朝右以風癩囂獄。深心挾撻，破晉優枯菀之謀；昌言柱檣，折趙虜桐木之禍。戚畹屏息，宵小怵心。刑曹之爰書，誣州犂爲上下；工垣之抗疏，疑馬融之飛章。大計射鰐，僅而獲免。鈎黨牽連，從此始矣。出守大名，繼督津餉。絕權相之間遺，裁逆奄之支附。如山如獄，不吐不如。乃有緹騎監奴，蒼頭養子，擅開府署，橫行屠僇。公禽其爪牙，落其角距。案徐宣之家屬，棄市東海；捕侯覽之賓客，陳尸濟陰。於是閹媼並憎，官府交構。李膺之錄牒，無不逮捕；張儉之考辭，多所連引。遂與趙忠毅諸公，除名禁錮。嗟乎！震之來競，國有大東小東之論；夷之初旦，朝皆我公我母之徒。聖人御極，宇宙昭融。三案燔燒，四凶馘載。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公等之謂歟！公內仁外義，崇智卑禮。廉辨持己，博大御物。腹笥富有，則春華秋實，並器而棄藏；意匠經綸，則箕風畢雨，並時而發作。其守大名也，遼、瀋初陷，畿輔繹騷。括贖鍰以抵加派，閱車馬以給軍興。簡六郡之良家，募三河之年少。搏力勾卒，擐甲裹糧。此則魯公之所以守平原也。其擢副使，督餉天津也，河西再陷，饋運梗塞。覈關、寧之萬旅，量時日爲三運。道通子午之谷，師無庚癸之呼。近饋榆關，遠輸島帥。此則虞詡之所以通下辯也。今上初，以山東右布政使督漕也，句會敏給，號令精明。單舸徧歷於江、淮，飛書絡繹於齊、楚。債弁悍卒，肅如負霜；暴漲湍流，夷爲平陸。五月而萬艘雲集，八月而千倉露積。此則韓滉之所以輸東渭也。三運告竣，當寧歎嘉。擢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雲南。公以爲六詔天末，夷、漢雜居。蜀道旋通，滇寇未慙。李德裕之扼西山，先城柔遠；韋城武之制南道，必復石門。建師宗暨板橋十城，控引爨、楚；通霑益至永寧十站，襟帶蠶叢。興鼓鑄以制錢貝，疏海道以洩滇洱。多積穀以待軍實，建營壘以束軍伍。罷貢金以蘇困踣，築夷館以防間諜。普孽怙力，囊橐岑、儂，公於是朝發兵符，暮衝蠻峒，雷轟電掣，東蠻斷瀘水以乞盟；陶酋挾詐，扇動交、廣，公於是百道長圍，一面解網，神禽鬼縱，南人效丹漆以輸誠。薊櫛滋勤，揃刈斯舉。事煩食少，志決身殲。崇禎乙亥十二月十日寢疾，終於官舍，春秋五十有九。軍亡葛亮，吏哭祭遵。婦女髻首，羌夷勢面。長子梅

引柩卽路，次子葵見星號奔。哭而問故，忍死謀事。以庚辰某月某日，葬於嘉興縣里仁都之新阡，元配淑人祔焉。嗚呼！年極中身，實昊天之不弔；物忌太盛，亦鬼神之害盈。意苴之謗何傷，松柏之墳已閉。公之二子，件繫生平。文孫曰默，作爲家傳。草索詣闕，竟雪梁松之讒；金陀顛天，終辨岳飛之枉。謙益叨承論譔，敢傳溢言。敬刊樂石之詞，以俟愍綸之典。銘曰：

駟馬華胄，錦樓弘文。圓珠方玉，光氣彌淪。中丞之生，舅弟媲美。二龍長衢，雙驥千里。公之大節，介石堅冰。清如朱弦，直如玉衡。強項爲郎，翼我東朝。持憲畿輔，折彼左貂。公之彌綸，陰擎陽煦。噓氣成雲，膚寸致雨。津門阻海，轉餉東方。遼師萬喉，仰吾餽糧。江、淮萬艘，飛輓神京。僦五致一，水梗陸敷。公督漕餉，芻騰粟翔。士喜宿飽，國歌乃倉。建牙萬里，控帶六詔。邊彼蠻方，如視堂突。普、岑竄伏，熒、爨按堵。氛消銅柱，勳高玉斧。公衣陞屋，瀕民巷哭。柳翼悽悽，歸於浙西。歛無金錢，有緹十兩。翡翠徒聞，明珠安往？忌盈鬼謀，鑒德天咫。上有白日，下有青史。墮山蜿蜒，宰樹參差。悠悠終古，視此豐碑。

南州徐氏先塋神道碑銘

今天子卽大位，肆命臣下，贈封其祖禰，又以兩朝需恩，凡京朝官遇遷擢，得以新銜補給。於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徐君待聘參政湖廣，贈其祖侯、父懋德爲中大夫湖廣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祖妣吳氏，妣過氏皆淑人。君將之官，過家上冢，奉制書以歸，焚其副於墓上。退而請於謙益曰：「吾祖、父之葬也，幽宮隧道，咸有刻文。今待聘備官三品，考諸令甲，墓門之石，應用螭首龜趺之制，願有述以昭示子孫，無忘天子之休命。」謙益以不敏辭者再，請益堅，乃爲論次之。謹按：徐氏蓋南州儒子之後裔，宋建炎中，千十四公徙居常熟，遠祖瓊，爲李將軍贅婿，人呼李墓徐氏，以將軍葬地名也。瓊之後又十世曰鯤，鯤之子曰天民，父子皆有隱德，樂義而好施。天民有四子，季曰栻，舉進士，歷官南京工部尙書，以兵部右侍郎考滿，贈祖、父如其官；侯則其長子，字世卿，所謂鳳唐府君者也，君形貌魁碩，重遲不戲。及長，貫穿經史，譚說古今世務，衰衰如決河。父老，獨身應繇役，對獄訟。厚其修脯，延經師以教子弟。尙書曰：「栻之仕學，得潰於成，元兄之教也。」君闊達多知，善治生。歲大祲，發粟掩骼，惟力是視，鄉黨歸仁焉。正德末，內江李康和公治水三吳，君家枕白茆之涇，熟知利病，條數事上之。李公歎嘉，亟命相視。白茆之役，內江爲最，君有助焉。卒

年六十八。葬於李墓之先塋。君生三子，次曰懋德，字勉之，是爲虹江府君，尙書之兄子也，而長於尙書一歲，少而同學，長相優也。以國子生謁選，爲光祿寺監事。肅皇帝升遐，護從山陵。明年，莊皇帝謁永陵，轉典簿廳錄事，典司道路駐蹕供張之事，先後賜寶鈔金幣。又明年，以覃恩貤贈其父，遂致仕歸。君在官能舉其職，餘姚趙端肅公稱之，以厲其屬。其爲人，惻怛不華，坦率無他腸，而好而折人過，人憚而服之。卒年六十七。葬於李墓思政鄉之新阡。君無子，以弟樹德之子爲後，卽參政君也。徐自尙書以來，族大寵多，輕肥綺紈，雄長閭左。君築圃舍旁，簾閣據几，課子弟讀書其中而已。參政君被服儒素，傳德襲訓，寵光及於三代，豈偶然哉！嘗攷古金石之例，至金、元之間，而始有先塋昭德之碑，蓋倣唐人先廟之文而爲之者也。用以紀追命，表先德，莫此爲宜。然而讀其文，往往多頌而寡志，略死而腴生，君子譏焉。謙益承參政君之命，謹條其族系世德，著國家之所以申命自天，徐氏之所以劬躬燬後者，刻之樂石，垂示無忘，而綴之以銘詩。其詩曰：

柏翳之後，是始有徐。十望其九，繼跡史書。遙遙華胄，出於南州。強幹修枝，深源濬流。尙書奮跡，錫命煌煌。介受福祉，如河濫觴。參政趾美，必復其始。如河導源，一潤九里。於推參政，有祖有考。奕世載德，惟善爲寶。祖柔而嘉，考剛而塞。是穠是荒，肯播肯穫。綿綿之慶，發於書詩。于蕃于宣，皇帝（案：「皇帝命孔時」句，譚本及癸未本同。疑「皇」、「帝」兩字